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一

金

文

編

—

卷之三

大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一

容

庚

撰

全  
文  
目  
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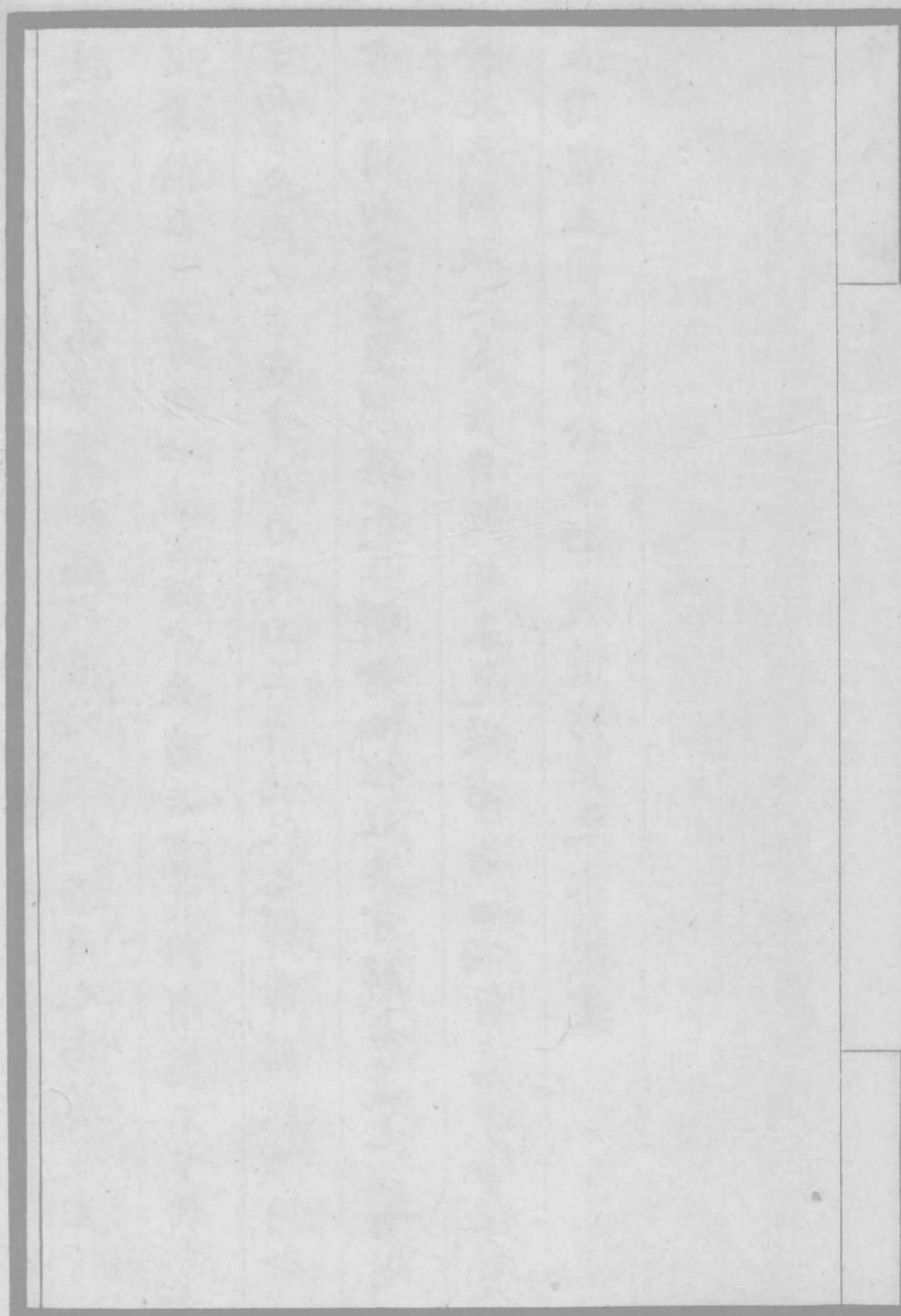
孔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許并重撰說文解字竊取此義於文字之形聲義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闕至晉荀勗等寫定穆天子傳於古文之不可識但如其字以隸寫之猶此志也宋劉原父楊南仲輩釋古彝器亦用此法自王楚王

者

侏薛尚功之書出每器必有釋文雖字之絕不可釋者亦必附會穿鑿以釋之甚失古人闕疑之旨近時阮文達吳荷屋吳子苾諸家書亦仍其例惟吳清卿中丞之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始專摹欵識不附釋文又中丞撰說文古籀補別以字之不可識者為附錄一

篇乃有合於說文注闕之例今古文日出古文字之學亦日進中丞書  
中附錄之字頗有可均知其為某字者其本書中之字亦有不能不  
致疑者顧未有續中丞書而補其闕遺匡其違失者亦茲學之缺  
典也癸亥冬日東莞容君希白出所著全文編相示其書祖述中  
而補心中丞  
丞書家甚多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余案闕疑之說出於  
孔子蓋為一切學問言獨於小學則許并重一用之荀勗輩再用  
之楊南仲三用之近時吳中丞又用之今日小學家如羅叔言叅  
事考甲骨文字別撰殷虛文字待問編一卷亦用此法而希白

是編与參事弟子商錫永殷虛文字類編用之為尤嚴至於  
定學無在而不可用此法古經中若易若書其難解蓋不下於古文  
字而古來治之者皆章疏句釋與王薛諸氏之釋彝器欵識同余  
嘗欲撰尚書注盡闡其不可解者而但取其可解者著之以自附  
於孔氏闡疑之義往冉數年未遑從事希白倘有意乎甲子夏  
五海甯王國維書於京師履道坊北之永觀堂



文字為有形之語言，語言為有聲之文字；時  
有古今之遞嬗，地有山川之間隔，文字語言之有紛  
歧，勢之所必然者也。顧形之紛歧者，同一之也易，  
聲之紛歧者，同一之也難；故文字自李斯以秦  
文同一之後，始漸趨於大同，以前固皆紛歧之時  
代也。許慎以為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自諸侯力

政，不統於王，去其典籍，分為七國之時始，其理  
殊不盡然。試觀殷商之甲骨刻辭，宗周之彝器  
款識，往々一字數形，隨意增省，是其明證。許  
氏所言，特為紛歧尤甚之時代，非文字至是而始  
紛歧也。

吾人苟欲研究此紛歧之文字，必先就同文異

體者綜合之，剖析之，以求其相同相異之點，而後其所以紛歧之故始可得而言焉。自古字書，類皆取習用之字編纂章句，取便諷誦，自史籀篇以下至於揚雄班固之書皆是也。自許慎說文解字出，分別部居，合以古籀，始一變昔日字書之例，使後之治文字學者得以窺見文字制作之

原及其流變，不可謂非綜合之功也。惜其於異體之文所收不廣，其所謂古文作某者，辟謂中所出諸經及張蒼所獻春秋左氏傳；所謂籀文作某者，謂史籀所存之九篇（用羅琳言王靜安說）：所采取者如是而已。敘中雖有郡國於山川得鼎彝之語，而篇中屢引秦

刻石，不及鼎彝一字；吳大澂謂郡國所出鼎彝，許氏實未之見，非無因也。有宋一代，研求金石文字之學，殆成專家。劉球叟機革之於漢隸，皆有輯錄之專書；而輯錄古文者，惟郭忠恕之汗簡，夏竦之古文四聲韻，其所徵引雖有數十家，而於彝器文字亦未采

及。晚清之際，吳大澂著說文古籀補，而後彝器文字始有輯錄之專書，此所謂綜合者也。其後孫詒讓著名原七篇，大抵皆取甲骨彝器等文會最比屬以相參證，此所謂剖析者也。故欲窺文字之源流，必先自綜合始。

吳書援據賅博，攻釋審慎，多所發明；

然兩次搜輯，遺漏尚多，疑似之字亦所不免；且於彝器之外兼收錢幣璽印陶器等文，體例亦未盡善。容君希白因其書而補輯之，一以全文為限，分上下兩編，上編為殷周，下編為秦漢，後出諸器并見采輯，稍涉疑似即入附錄；其賅博矜慎之處，視吳書有過之無不及也。上編

摹寫既竟，思欲鋟板以行，余慙急其付諸石印  
以存其真。世之治文字學者，苟能資此編以施  
其剖析之功，繼名原而有所闡發，則秦以前紛  
歧之文字，庶幾得其指歸歟。

馬衡。十四年三月廿一日。

鐘鼎之學由來尚矣其源流變遷略可得而言焉自宋夏竦祖述汗簡著古文四聲韻雖曰參考古器文字所錄金文才數字耳元祐之後古器倍出乃有專門之作語其方法可分二派王楚之鼎鐘篆韻杜從古之集篆古文韻海薛尚功之廣鐘鼎篆韻党懷英之鐘鼎集韻楊鉤之增廣鐘鼎篆韻吾丘衍之續古篆韻朱雲之金石韻府汪立名之鐘鼎字源之屬以韻隸字取便檢尋此一派也呂大臨之考古圖宣和博古圖王俅之嘯

堂集古錄薛尚功之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王厚之之鐘  
鼎款識摹寫器款考釋全文此又一派也前者為摹印  
家之所宗尚後者亦不過備法帖之一格雖編帙已有  
佚亡今就其存者而觀之別擇去取躊躇複沓殆皆無  
與於文字學及清代乾嘉以還說文之學大昌阮元吳  
式芬徐同柏劉心源諸家取其緒餘考釋款識率能原  
本六書辨正形體較諸呂薛之書此善於彼矣吳氏大  
澂復更張王杜分韻之體一以許書五百四十部首為